

並帆船前往各埠

天青羽絨廿五員至廿五員二  
白綾綢布六員七五  
袈紫羅宣員壹至壹員零八  
什色綢巾六毫三五  
色羽絨四員九五至五員二五  
素羽絨五員至五員四五  
龍頭紅舉機八員五  
爵鹿紅舉機八員五  
壹號企頭呢三員至二員九六  
上衣着呢壹員六二五  
中衣着呢壹員四二至壹員四  
棉羊絨一員零壹  
雙工絨七毫一至七毫六  
全毛厚氈絨四毫四  
縐地縐佛蘭絨三毫三至三毫四  
尺二黑縐剪絨壹毫八至壹毫七五  
二號八五黑軟剪絨二毫三  
十磅洋氈四員六至四員七  
十二磅洋氈五員九  
十三磅洋氈六員七五  
金山水銀現每担六十員零五  
玻璃片三員三至三員四五  
正紋曬青銅二十員至廿員零五  
威仁曬青銅二十員零五至二十員  
青銅片小板二十員零七五  
日本花巾二十五員  
白鉛六員五至六員六  
黑鉛五員八至五員九五  
黑鉛五員九至五員九五  
瑞國軟扁鐵三員六至三員六五  
上扁鐵二員一五  
英國壹六鐵枝二員四  
集港壹六鐵枝二員三至二員二五  
英國鐵線十至廿毫六員七  
集港鐵線十至廿號六員三  
英國方圓扁鐵三員至三員二  
集港方圓扁鐵二員三至二員二五  
英國軟白鐵七員六至七員四  
集港硬白鐵五員六五  
舊山馬甲鐵二員三至二員三二五  
新山中馬甲鐵二員壹至二員一五  
英國鋼三員二至三員二五  
瑞國鋼三員四至三員五五  
雲南錫十九員八至二十壹員  
豐興錫二十八員六  
臺灣樟腦十七員七七五  
洋碩六員二至六員二五  
日本硫磺二員二至壹員九五  
犀角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  
艾粉三百八十三員至三百八十員

原棚本油六兩  
原棚生油五兩三至五兩二五  
上火車米壹員九  
中火車米一員五八至壹員五八五  
二號安南占米壹員八四  
火車總米一員九四  
火車安南更米一員七壹  
一號安南更米一員八二至壹員八三  
蘇包壹占朴二員壹四  
火車占米一員八三至壹員八一  
籐黃六十八員七五  
綠荳二員二五  
正山荳蔻二百三十五員  
上奇白糖七員二至七員三五  
中奇白糖七員至六員七五  
海口赤糖三員四至三員三  
貢粉糖三員五至三員五五  
二白糖六員三至六員二  
福州冰糖九員三五  
石龍冰糖九員四八至九員五  
津絲八員八至八員九  
白壳豆壹員八八  
黑皮青肉荳壹員八二至壹員八五  
黃荳一員八八  
新青荳二員零七至二員六  
黑胡椒十一員至十一員壹  
白胡椒十六員至十五員七  
西河紅棗五兩至四兩七五  
麵粉五十磅一員三五至壹員二五  
四川白臘八十五員  
棗子檳榔十三員至十三員二  
花旗紅肉參二百八十員至二百七十員  
燕窩三千二百員至二千七百員  
江北金菜五員三至五員二  
河南金菜五員九至六員  
大菜二十員至二十員零五  
香信三十員至三十壹員  
日本線面四員六至四員五五  
花旗白肉參二百五十六員  
樹皮八毫四至七毫七  
沙藤四員至三員八二  
川耳四十八員五  
新山木耳十八兩六至十八兩八  
日本大鮑魚三十九員至三十七員五  
魚絲四員四十員  
呂宋蘇木二員四至二員三五  
東洋參九十二員至壹百零五員  
冰片大面三千七百七十員  
二面二千五百員至二千三百員

往紐約○帆船名咽活狼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紐約○帆船名埃連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紐約○帆船名乞地衣蝶厘	早日開行	科古洋行
往小呂宋○帆船名老芝士地那	早日開行	康美洋行
往小呂宋○帆船名加力士	早日開行	永也洋行
往麻刀士○帆船名衣士巴達士	早日開行	架刺威治
往檀香山○帆船名厘巴北力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倫敦○帆船名卑厘孖頓刺	早日開行	科古洋行
往舊金山○帆船名衣路威大哥	早日開行	地妙士梭
往紐約○帆船名須厘付厘沙	早日開行	科古洋行
往倫敦○帆船名麼士忌連	早日開行	科古洋行
往舊金山○帆船名左士魁士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紐約○帆船名深刺亞勿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舊金山○帆船名藍威士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舊金山○帆船名利付升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舊金山○帆船名厘縊架刺	早日開行	科古洋行
往倫敦帆船名根列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舊金山○帆船名安厘打	早日開行	架刺威治
往卡刺休○帆船名加栗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檀香山○帆船名付蘭孖厘安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舊金山○帆船名咽地付	早日開行	科古洋行
往舊金山○帆船名番厘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美路濱雪梨○帆船名希厘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舊金山○帆船名者亞士丹哈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舊金山○帆船名勿者厘士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紐約○帆船名希士	早日開行	科古洋行
往倫敦○帆船名厘亞士些	早日開行	科古洋行
往紐約○帆船名希士路巴士	早日開行	科古洋行
往紐約○帆船名希士路巴士	早日開行	科古洋行
往倫頓○帆船名土地厘加付那	早日開行	科古洋行
往紐約○帆船名希地衣蝶厘	早日開行	康美洋行
往小呂宋○帆船名老窩干士天	早日開行	科古洋行
往威北○帆船名高路頓付厘士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往舊金山○帆船名威士奎士	早日開行	旗昌洋行

庚辰年八月十日

各公司股份行情

香港上海銀行每股收本銀一百二十五員現價每百員加五十九員餘息  
 於仁保險公司新股收本銀五百員現價值一千四百員  
 中外保險公司每股收本銀五百員現價值一千四百員  
 那千拿保險公司每股收本銀六百兩現價值一千零七十五兩  
 洋子保險公司每股收本銀五百兩現價值七百二十兩  
 華商保安公司每股收本銀二百員現價值三百員  
 香港火燭保險公司每股收本銀二百員現價值八百九十五員  
 中華火燭保險公司每股收本銀一百員現價值二百五十員  
 黃埔船塢公司每股收本銀五百員現價值每百員未有定實  
 省港澳輪船公司每股現收本銀七十五員現價值除息外每百加二十三員  
 上海火輪船公司每股現收本銀一百兩分息之後現價值銀三兩  
 香港煤氣公司每股收本銀十磅現價值八十員  
 香港酒店公司每股收本銀一百員每百現價值六十八員  
 中國朝廷貸款每股收本銀九十五磅現價值未有定實  
 三八百七十七年中國朝廷貸款每股收本銀九十五磅現價值未有定實  
 域多厘亞火燭保險公司每股收本銀一百員現價值另溢息七十員未定  
 於仁輪船公司每股現價值銀未有定實



**選** 雲貴總督劉長佑雲南巡撫杜瑞聯 奏為遵查雲南各屬辦辦蠻夷土教各匪擒斬要逆捍衛城保綏靖邊隅在事尤為出力人員彙請獎敘以昭激勸事竊臣等於光緒四年因巴蠻混過金沙江擾及永善縣境當飭防軍就地擊捕又於五年八月至五年二月派員督軍擊捕擒斬安夷匪首謝安等先後奏奉 諭旨准其擇尤獎敘在案欽奉之下仰見 皇仁周洽微勞必錄下忱感忱莫可言宣

**錄** 大恭錄轉行各鎮道欽遵查照去後旋據該各鎮道將擒斬首逆要匪衛州城所有在事出力官紳員弁等先後奏奉 諭旨准其擇尤獎敘在案欽奉之下仰見 皇仁周洽微勞必錄下忱感忱莫可言宣

**京** 仍不鼓勵人材之意謹將清單恭呈 御覽仰懇 天威大第鴻慈俯准獎敘除擬保千把以下各武職及軍功虛銜頂戴另行咨部註冊外所有遵查雲南各屬剿辦蠻夷土教各匪擒斬要逆捍衛城保綏靖邊隅在事尤為出力人員彙請獎敘 奏奉 諭旨准其擇尤獎敘在案欽奉之下仰見 皇仁周洽微勞必錄下忱感忱莫可言宣

**報** 官弁紳士亦經查明擇尤附保合併陳明 奏奉 諭旨准其擇尤獎敘在案欽奉之下仰見 皇仁周洽微勞必錄下忱感忱莫可言宣

駁就該地方官洪大重馳赴船泊處問詳請來由察其言語服著是 上國人漂到無礙詢係山東登州府文登縣人孫沛澤孫作雲王三王六王七戚仁邵八苗徐增黃玉等乘船捕魚猝遭大風漂至全羅道靈光郡地方本國妥為收留厚致館廩優給衣糧由早路學差李應若等押送回鳳凰城合行移咨請照轉奏施行前來奴才詳查道光二十年曾經朝鮮送到遺風難民交鳳凰城轉解其差官 獎賞經禮部 奏准 賞給該國差官銀三十兩由 盛京戶部領發歷經遵辦在案此次該國差官李應若等解送遺風難民孫沛澤等十人已據鳳凰城守尉謝解 盛京將軍衙門訊明情節相符遞回原籍其該國差官請照以前 奏准辦過成案 賞給銀三十兩由庫支領頒發以示優恤而廣 皇仁所有奴才遵照成案辦理緣由謹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奏奉 諭旨准其照所請辦理欽此

**中外新聞** 論儒者當見其大 中國儒者眼光小胸襟隘議論偏見卑多拘守於方隅咫尺之地而未嘗極天下之大觀正如井蛙坐井觀天其所見者小也生平所長者輒以孔子大題目自居人總之街坊急喚更練到前而血吐已盡越刻身亡遂將其年貌錄出招人承認至夜始由愛育堂給棺殮殮此路口地甚狹窄且係水陸津津是日多有繞路而行井附近店戶亦為閉歇云(獲賄餘聞 昨錄督撫大憲札悉文武員弁往佛鎮查封賭館拿獲賭匪十三人交廣州府審辦聞前日堂訊業已供認其投買者多有除欠未盡交銀現聞官憲將開錄買票之人住址陸續追繳無論有無中式均要繳銀照前年辦沙頭賭館之事此係得之傳聞是否容當續報

**羊城新聞** 八月初五日 督撫憲轅報 番禺縣馮稟見稟辭仍回鹿步公幹卸卸封川縣羅稟知丁母憂候補縣吳炳綬稟到解陳村厘金來省理事廳長稟知恭代往祭南海神卸卸封陳林稟辭往三水公幹候補府經歷姚用霖稟銷查漁船保甲差候補通判候補巡檢張恩稟稟銷查漁船保甲差候補通判唐大鏞稟辭回江浦行營准准補鶴山縣稟知由大埔提案回准准補德慶州方稟知委白沙嶺私候補縣邱鴻星稟辭往清遠公幹新選南雄平田司沈正坤稟謝飭知照呈履歷稟辭赴任

**安州摘稿** 日京之一字乃中國建都之地所得而稱加之於外邦是為失體皇帝二字乃中國至尊之號列國得而僭越泰西諸邦於一號上冠以大字者亦於名分有干凡我輩懷尊王之義者必從而削之然何以緒立和約輒曰大德皇帝大德皇帝大皇帝大書特書不一書何以竟無人一言及之也想必約定之時必有詞臣在焉何不以此名分爭之曰此字不能寫也乃徒曉曉作談資哉亦大可嗤已夏商之際與中國前與者曰埃及曰猶太曰巴比倫今皆衰微不自振矣而中國如故然而聲名文物實不足恃也五印度為佛教所興之地最號名邦今其人蠢然如鹿豕於以知天之所廢不可與也天之所興莫能遏也儒者之大年有以通天人之消息而已辛有見披髮野祭而知此地之為我部康前聞杜鵑來鳴而知地氣之漸南識微知著君子於此再三致意焉中國之所恃者在乎人民之眾土地之廣物產之富然善為之可以自致富強不善為之適以供敵用而已試展亞細亞洲地圖觀之大小諸邦棋布星羅為歐洲東來諸國蠶食殆盡今自中國而外其得倖存者日本高麗暹羅緬甸波斯越南而已而猶或據於法或制於英將來存亡尚不可知也我中國一思及此可不自危哉歐洲通商諸邦環伺我者數十國日就既焉以伺隙抵隙此止我中國臥薪嘗膽之秋也我中國儒者苟思報効國家何不一為擴充其所見而亟亟以圖之也哉

人者前後頗異不復加以敬禮因此美人不悅乃發雷音問俄京願行辭職俄廷許之此人遂行不期美人僅去兩日船中機器竟已損壞船中人役復以電音促之同船而人自登船後即向俄京而過征比至俄京始知有電音促之同船而人自登船後即向俄京而過征比至理機器全權俄人不得而阻撓之如果阻撓其革斥復倍其俸額另立合同使公爵丹士丹田署名作據是始行再往夫一司理機器人耳而俄廷乃尊之若此或者以為太過不知船中所最重者乃此等人也而於兵船為尤要俄以嘉禮厚幣聘之者豈無故哉俄於歐洲中歐屬飛揚而於駕駛一事向復借材於異地設使一旦與歐洲有事準以兩不相助之公法俄之水師戰艦不幾進退維谷有同虛設哉

西曆七月三日已行抵俄京矣持萬里之使節合二國之歡心夫固在誠心布公道應對得宜周旋中矩矣



行傳者如俄之大臣所為固不可異者已俄國之馬加澳地方自古相傳名  
鎮也閱閱之家皆譽之族多聚居於是其地有賽艇公司入而相角者皆願  
官也然賽艇之後必繼以博人方以為美其良辰及時行樂而不知嗚呼  
盧別有豪興者其王博博輪而慶以巨金作孤注計前後所輸金錢三  
十餘萬磅其後勝者即今俄國先鋒之兄也計其博博之錢堆積如山而  
計之得六十萬磅以中國銀錢核算大約三百萬圓而其人之竟於一夕間取  
之如寄想當日劉寄奴雖豪無此手段也俄國之羅君者職御史聞其  
事以為屬官言官自當彈劾乃據實而奏聞於俄主之准其陳論  
將賽艇會即行禁止并詔撤去公司以後毋得再開因論勝者只取八分之  
一云俄人賭博之豪則此亦可觀矣而俄之優待大臣不加罪斥抑何寬哉  
告竣之後然後計及乎此也督憲之留心於民事而君之按時而立言均可謂無微不至矣

行傳者如俄之大臣所為固不可異者已俄國之馬加澳地方自古相傳名  
鎮也閱閱之家皆譽之族多聚居於是其地有賽艇公司入而相角者皆願  
官也然賽艇之後必繼以博人方以為美其良辰及時行樂而不知嗚呼  
盧別有豪興者其王博博輪而慶以巨金作孤注計前後所輸金錢三  
十餘萬磅其後勝者即今俄國先鋒之兄也計其博博之錢堆積如山而  
計之得六十萬磅以中國銀錢核算大約三百萬圓而其人之竟於一夕間取  
之如寄想當日劉寄奴雖豪無此手段也俄國之羅君者職御史聞其  
事以為屬官言官自當彈劾乃據實而奏聞於俄主之准其陳論  
將賽艇會即行禁止并詔撤去公司以後毋得再開因論勝者只取八分之  
一云俄人賭博之豪則此亦可觀矣而俄之優待大臣不加罪斥抑何寬哉  
告竣之後然後計及乎此也督憲之留心於民事而君之按時而立言均可謂無微不至矣

行傳者如俄之大臣所為固不可異者已俄國之馬加澳地方自古相傳名  
鎮也閱閱之家皆譽之族多聚居於是其地有賽艇公司入而相角者皆願  
官也然賽艇之後必繼以博人方以為美其良辰及時行樂而不知嗚呼  
盧別有豪興者其王博博輪而慶以巨金作孤注計前後所輸金錢三  
十餘萬磅其後勝者即今俄國先鋒之兄也計其博博之錢堆積如山而  
計之得六十萬磅以中國銀錢核算大約三百萬圓而其人之竟於一夕間取  
之如寄想當日劉寄奴雖豪無此手段也俄國之羅君者職御史聞其  
事以為屬官言官自當彈劾乃據實而奏聞於俄主之准其陳論  
將賽艇會即行禁止并詔撤去公司以後毋得再開因論勝者只取八分之  
一云俄人賭博之豪則此亦可觀矣而俄之優待大臣不加罪斥抑何寬哉  
告竣之後然後計及乎此也督憲之留心於民事而君之按時而立言均可謂無微不至矣

行傳者如俄之大臣所為固不可異者已俄國之馬加澳地方自古相傳名  
鎮也閱閱之家皆譽之族多聚居於是其地有賽艇公司入而相角者皆願  
官也然賽艇之後必繼以博人方以為美其良辰及時行樂而不知嗚呼  
盧別有豪興者其王博博輪而慶以巨金作孤注計前後所輸金錢三  
十餘萬磅其後勝者即今俄國先鋒之兄也計其博博之錢堆積如山而  
計之得六十萬磅以中國銀錢核算大約三百萬圓而其人之竟於一夕間取  
之如寄想當日劉寄奴雖豪無此手段也俄國之羅君者職御史聞其  
事以為屬官言官自當彈劾乃據實而奏聞於俄主之准其陳論  
將賽艇會即行禁止并詔撤去公司以後毋得再開因論勝者只取八分之  
一云俄人賭博之豪則此亦可觀矣而俄之優待大臣不加罪斥抑何寬哉  
告竣之後然後計及乎此也督憲之留心於民事而君之按時而立言均可謂無微不至矣

行傳者如俄之大臣所為固不可異者已俄國之馬加澳地方自古相傳名  
鎮也閱閱之家皆譽之族多聚居於是其地有賽艇公司入而相角者皆願  
官也然賽艇之後必繼以博人方以為美其良辰及時行樂而不知嗚呼  
盧別有豪興者其王博博輪而慶以巨金作孤注計前後所輸金錢三  
十餘萬磅其後勝者即今俄國先鋒之兄也計其博博之錢堆積如山而  
計之得六十萬磅以中國銀錢核算大約三百萬圓而其人之竟於一夕間取  
之如寄想當日劉寄奴雖豪無此手段也俄國之羅君者職御史聞其  
事以為屬官言官自當彈劾乃據實而奏聞於俄主之准其陳論  
將賽艇會即行禁止并詔撤去公司以後毋得再開因論勝者只取八分之  
一云俄人賭博之豪則此亦可觀矣而俄之優待大臣不加罪斥抑何寬哉  
告竣之後然後計及乎此也督憲之留心於民事而君之按時而立言均可謂無微不至矣



